

治学感恩录

月尖 从窗外泻进来

周宏 著

江月一
样静谧
便于一个
地想点什
么心无
点什么这
便是那
惯性高中
毕业出

长江出版社

治 学 感 思 录

月尖 从窗外洒进来

周宏 阁



长 江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治学感思录——月光从窗外泻进来 / 周宏著. —武汉:长江

出版社. 2008.10

ISBN 978-7-80708-535-5

I. 治… II. 周… III. 基础教育—文集 IV. G6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152102号

治学感思录——月光从窗外泻进来

周宏 著

责任编辑: 高伟

装帧设计: 张志勇

出版发行: 长江出版社

地 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1863号

邮 编: 430010

E-mail: cjpub@vip.sina.com

电 话: (027)82927763(总编室)

(027)82926806(市场营销部)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湖北知音印刷厂

规 格: 720mm×1092mm

1/16

20.75印张

350千字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708-535-5/N·8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第三届中国教育科学论坛暨第七届全国教科所（院）长工作联席会议



2007年11月于西安



2005年9月于荆门宾馆



2003年12月于荆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8年1月于荆门宾馆

中国校长会学首届理事会暨国家教育部课题大成教育高级研讨会合影

2006年7



2006年7月于荆门市金象学校



2008年3月于龙泉中学



第五次全国创新教育研究与实验课题研讨会代表合影

2002.12.重庆

2002年12月于重庆



荆门市二〇〇八年教育科研工作会议代表留影

2008年3月于荆
门市东宝区文峰中
学



2006年4月于东宝区



2008年4月于屈家岭

荆门市内部报刊资料主编培训班合影



2005年6月于荆门
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2007年10月与国家督学、教育部基教司原司长王文湛



2007年9月与中央教科所所长朱小蔓



2004年5月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和湖北省新闻出版局张泽青、邵明义等同志在桂林全国期刊展



2005年7月被聘为中国少年儿童报刊工作者协会学习辅导专业委员会顾问



2004年10月于南京



1998年4月于武汉大学



2001年10月于天津



2005年7月于河南郑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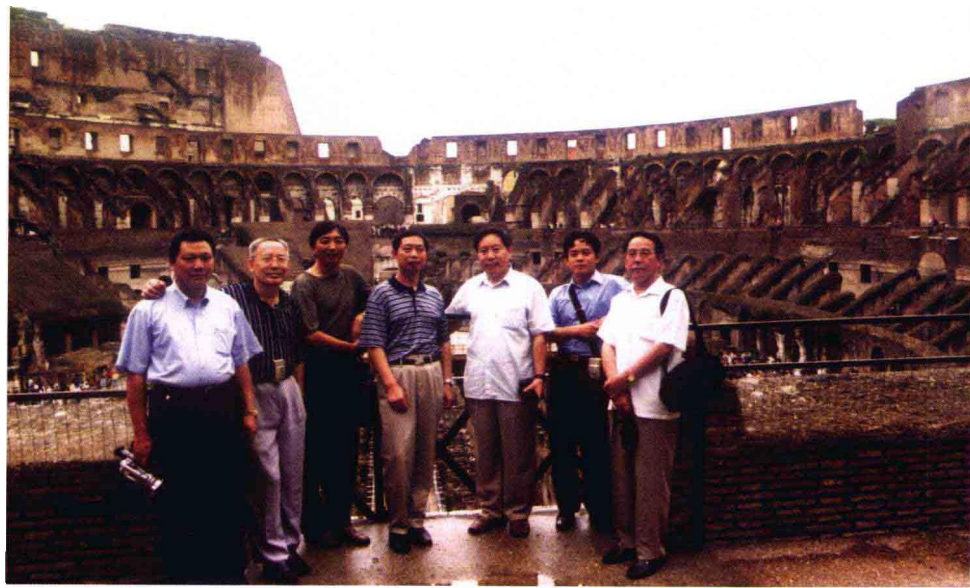
2006年4月于荆门宾馆



1999年6月于美国纽约



2005年12月于澳大利亚悉尼



2002年7月
于意大利古罗马斗兽场



2007年4月于山东青岛市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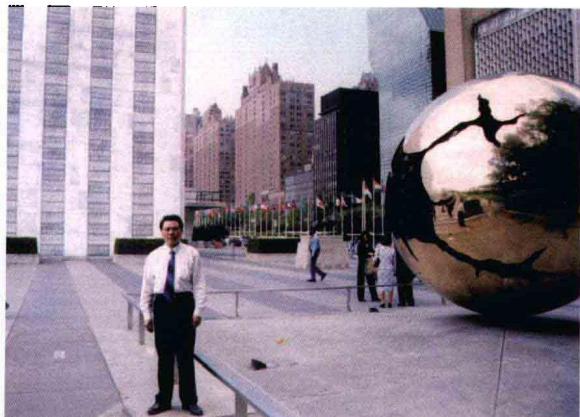
1999年6月于美国华盛顿



1999年6月于美国芝加哥



1999年6月于美国芝加哥



1999年6月于联合国总部



2005年12月于新西兰奥克兰



1999年6月于美国好莱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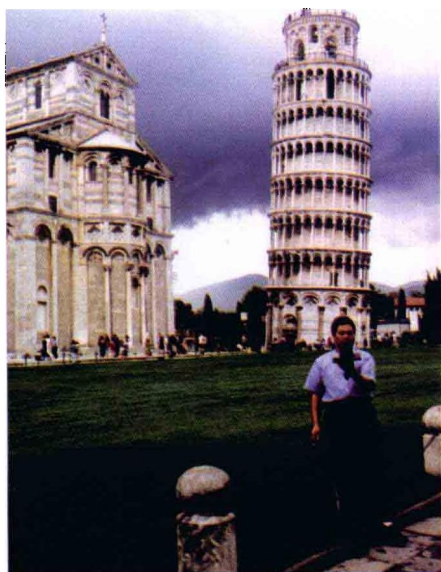
2004年7月于马来西亚



2004年7月于新加坡



2002年7月于
法国埃菲尔铁塔



2002年7月于意大利比萨斜塔



2002年7月
于德国柏林墙

月光，从窗外泻进来

(代序)

人，总有一种惯性。月夜，万籁俱寂，打开窗户，月光泻了进来，微风吹了进来。月映万川，“千江有水千江月”。这时，内心如同月夜一样静谧，便于一个人静静地想点什么，心无旁骛地写点什么。这便是我的一种惯性。

高中毕业后，我在自称“唐台半岛”的唐台大队做民办教师。除了上课，还要参加生产队的农活。家里弟弟妹妹都小，也要我照顾。白天总是很忙很累。到了夜晚，我才有空读书写字。朝南的窗外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和汨汨流淌的西河。我用大队会计用过的记账单翻过来写字的时候，总是先把安着塑料膜的小泥窗拉开，煤油灯的烟尘和气味飘了出去，月光泻了进来，微风吹了进来，带来泥土的芬芳。

师范毕业后，我在西湖畔的后港高中任语文教师。清晨，我和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孩子们一起做广播体操，跑步。从西湖畔教工宿舍前的操场跑到“老巴子井”，又从“老巴子井”折回来跑到西湖畔教工宿舍前的操场，然后进教室和孩子们一起朝读，和孩子们比赛背诵课文。白天，备课授课，批改作文和语文练习；课外活动时，和孩子们一起打篮球，拉二胡，唱歌。到了晚上，查过寝，孩子们都入睡了，我便打开45瓦的台灯，伏在书桌上写点什么。开灯的时候，我便推开南面的那扇装着玻璃的木窗，无忧和快乐飘出去和校园共享。月光泻了进来，微风吹了进来，带着长湖的絮叨和孩子们的梦呓。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进一个我简称为“楚”的荆门小城，先是做科员（当时只有办事员这个名称），然后做副科长、科长。记忆最深的是给局长、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写报告和讲话稿。做了副科长以后，才能

有一些独立思考和做一些独自处理的杂务。普及初等教育，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小学生入学，中考高考，命题阅卷统分录取，教育改革实验初中验收，学校等级评估……高初小幼特，德智体美劳，很杂很忙，样样工作都想做得最好。更多的日子有成功的喜悦，有成就的自豪，当然也少不了争吵、喧闹和觥筹交错。是时，父母亲从唐台半岛搬进城，和我一起住。怕楼层高了，父母爬楼不方便，我从四楼搬到一楼。母亲去世后，父亲随他老人家的意愿，轮流到我姐姐、弟弟、妹妹家里住，我便告别蚊虫和老鼠的乐园，从一楼搬到七楼。夜晚，我照旧推开时兴的装着蓝色玻璃的铝合金窗，把满屋子暑气浑身汗气赶出去，单位和别人家的灯光便照了进来。有时候，没被高楼挡着的月光也泻了进来，微风吹了进来，同时带进汽车的尾气和都市的浮躁。

上世纪末，我被安排到这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当“党政军”一把手，教育科学规划办主任，教科所所长、书记，读写算杂志社社长、总编辑一肩挑，可以相对独立地思想，独立地做事做人。应该说，这个阶段是我人生辉煌的顶峰。我有过快乐，有过愉悦，也有过烦恼，偷偷抹过眼泪……更多的时候，我在思索着探究着审视着自我。其实，我是一个多重人格的人，博爱、务实、坦诚、耿直、冲动、善感、浮躁……所谓“性情中人”，极易满足，有欲望但不奢望。因此，我既不是当官的料，也不是做学问的料。对自己的满意度7.0。如果说，早一些做个文化商人的话，我也许会做得更好一些。因此，我在许多个月夜，撩开紫色的落地窗帘，把朝南的安在内阳台上的巨大的玻璃窗拉开，想要穿透鳞次栉比的楼群，眺望月光和灯火中朦朦胧胧的远方世界。这时，故纸堆的霉气飘了出去，月光毫无遮拦地泻了进来，微风轻悠悠地吹了进来，间歇地裹进桂花、茶花、广玉兰和香樟树的清新。有许多时候，东方已经发白，窗外小鸟开始啁啾歌唱，是在催我起床，新的一天开始了！

十多年前，原市教委主任洪保初先生的老岳父给我算命，说我过了80岁，才会富起来。说者有意，听者无心。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只是十多年过去了，我也年过半百，回头看看，自己确实没有留下什么财富，物质的精神的都没有。也许真的过了80岁才会改观！好几个朋友劝我出一本书，对社会作一份奉献。其实，我没有很高的思想境界，也没有想过，让人家跟着我一起，为自以为很感动的事情感动一下。正像喜欢照相，喜欢表达自己的感思一样，我倒是觉得生活这样美好，我们应该留下